



耶稣裹尸布之谜

T⁺
The Brotherhood of
The Holy Shroud
萦绕千年的宗教谜案



朱莉娅·纳瓦罗 Julia Navarro
何玉洁

著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耶稣裹尸布之谜

The Brotherhood of
The Holy Shroud

萦绕千年的宗教谜案

朱莉娅·纳瓦罗 Julia Navarro

译者：何玉洁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 - 2005 - 2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耶稣裹尸布之谜/(西)纳瓦罗著;何玉洁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1(2006.3.重印)

ISBN 7 - 5382 - 7654 - 8

I. 耶 ... II. ①纳 ... ②何 ...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550 号

©Julia Navarro, 2004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A., 2004

本书由 Julia Navarro 授权, 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 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能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32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8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责任校对: 亚亚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 上海四达

定价: 25.00 元

萦绕千年的宗教谜案

意大利都灵天主教堂燃起熊熊大火，一个被割掉舌头的人丧身火海，这场大火引起国际刑警的注意，因为这家教堂珍藏着天主教的圣物——耶稣裹尸布。侦探马尔科·巴罗尼随即展开调查，同时他也碰上两个新搭档：心思缜密、魅力无穷的历史学家索菲娅·加罗尼；机智英勇、活力四射的西班牙女记者。尽管案件发生在当下，但是他们必须先要破译上溯到中世纪圣殿骑士时代的历史谜案。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政要、商界精英、知名学者卷入其中，这场纵火案竟与耶稣的身份，耶稣裹尸布，古拜占庭帝国、土耳其新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苏格兰的历史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部不容人喘息的历史悬念小说，它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神奇宗教历史的大门，让您在历史和现实间徜徉，感受着阅读的乐趣与耶稣裹尸布这个千年历史谜案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朱莉娅·纳瓦罗，1953年生于马德里，职业记者，曾是西班牙SER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合伙人。现在是OTR欧洲媒体中心政治分析员，她的“每周政治分析”专栏在西班牙的五十多个媒体上连载。同时，她在多家报纸与杂志上任专栏作家。

她的这本《耶稣裹尸布之谜》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击败《达·芬奇密码》，国际版权已经出售至二十多个国家，电影版权也被Filmax以重金购得。

第一章

“阿布伽罗，艾德沙的国王，向耶稣，这个在耶路撒冷出现的救世主，致敬。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不需要任何药物就能治病救人的传言。

人们说，你能让瞎子复明，让瘸子走路，你能治愈麻风病人，驱除灵魂的污秽和邪恶，消除让人倍受折磨的病痛，而且还能让死人复活。

听了你的这些故事，我想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你就是来人间造福众生的上帝，要么你就是创造一切奇迹的上帝之子。

这就是我给你写信的原因，希望你能抽出宝贵的时间到这里来为我看病，让我脱离那折磨人的病痛。

但我听说那些犹太人都在私下议论你，似乎想做些对你不利的事情。

我要你知道，我的城市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有着贵族血统，这就足够了。”*

国王停住手中的鹅毛笔，死死盯住那个年轻人，他一动不动地，虔诚地站在距自己几步之遥的地方。

“赫萨尔，你肯定么？”

“相信我，陛下……”

年轻人快步走上前去，站在阿布伽罗国王写字桌的旁边。

“我相信你，赫萨尔，我相信你；你是我最忠实的朋友，从我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你从没让我失望过。但是也许是你太想帮我治病，脑子都想出毛病了，才会相信这些你所说的关于这个犹太人的奇闻轶事……”

“陛下，你一定要相信我啊，只有相信这个犹太人的人才能获救。我的好陛下，我亲眼见到耶稣用手指在瞎子闭着的眼睛上擦了一下，瞎子就重见光明了。我还看见一个可怜的全身瘫痪的人就碰了碰耶稣的长衫，在耶稣和蔼可亲眼光的鼓励之下，不顾众人惊异的目光，他竟然真的站了起来，像您一样可以双腿灵活地走路了。我还看到，陛下，一个可怜的麻风病人躲在街角阴暗处偷偷地观察着耶稣，所有人都驱赶她，只有耶稣走到她身边，对她说：“你已经痊愈了。”那个女人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大声欢呼：“我的病已经全好了！我全好了！”的确，她的脸色变得红润，一直藏着不敢见人的双手看起来也变得健康如初了……

我跟随着耶稣和他的信徒们，亲眼目睹了他传奇中的大部分故事。在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家庭正在办丧礼，他们正因为一个亲戚的去世而悲恸万分。耶稣走进他们家，命令那个死去的人站起来。上帝一定是支持着耶稣的，因为我向陛下您发誓，当时那个已经死了的人真的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连自己都惊讶

* 出自《伪福音书》



万分，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赫萨尔，你说的确有道理，为了能治愈我的病，我也要相信这一切。如果他能让死人复活，我愿意相信这个耶稣真是上帝之子。但是，他会医治我这个被贪欲、被俘虏的国王吗？”

“阿布伽罗，耶稣不仅仅医治肉体，他也医治灵魂；他确信，一个人有所悔悟，向往体面生活，不再犯罪，就足以使得他得到上帝的宽恕。罪孽深重的人在耶稣这个纳赛内罗人看来都能得到宽恕……”

“但愿如此……但我自己却不能宽恕自己因为放纵了对阿尼娅的淫欲，而让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的罪过……”

“当初你怎么会知道她有病呢？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迪罗国王的礼物完全是个陷阱呢？你怎么会知道她身患重病而且会传染你呢？阿尼娅是我们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任何男人为了得到她都会不惜生命的……”

“但是，赫萨尔，我是国王啊。看着这么美丽的舞蹈家我当然不想错过了……现在她也因为自己的美丽而受到惩罚，疾病吞噬着她白净的面容，赫萨尔，我自己不停地出汗，视力越来越模糊。我最最害怕的是疾病会侵蚀我的皮肤和……”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让这两个男人都警觉起来。一个女人面带微笑，慢慢走近他们。她身体很单薄，黑黑的脸庞，头发乌黑。

赫萨尔看着她，仔细打量着她精致的五官和脸上时刻绽放的开朗的微笑，同时他也打量着她对国王的忠诚。她没有说过任何指责的话语，因为被阿尼娅，这个高加索的舞蹈家，这个把可怕疾病传染给丈夫的女人排挤而受到的指责。

阿布伽罗不许任何人碰他，他怕把疾病又传给身边的其他人。所以他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他没有办法抗拒王后坚决的意志，她坚持由自己来照顾他；不仅如此，她从心里给他鼓励让他相信赫萨尔所说的纳赛内罗人会创造那些奇迹。

国王悲伤地看着她。

“是你啊……我跟赫萨尔聊着纳内赛罗人的故事呢。我让他给耶稣带去了一封信，请他过来，我愿意和他分享我的王国。”

“赫萨尔应该带上护卫队一起前行，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意外，而且能保证让他顺利将纳内赛罗人带回来……”

“我只要三到四个人跟着我就够了。罗马人对人没有信任感，如果我带上一群士兵，他们会不高兴的。我想耶稣也不会喜欢看见我带着一帮士兵去见他。陛下，我希望能顺利完成任务，说服耶稣跟我一起回来。我要带上几匹好马，它们会将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最新消息马上反馈给你们。”

“信马上就写好了，赫萨尔……”

“天一亮我就出发，我的国王……”

第二章

火苗开始吞噬信徒们的长凳，同时教堂的大厅已经笼罩在烟雾之中。四个黑衣人急匆匆地向一个旁边的祈祷室靠近。神坛旁边的一扇门中依稀可见一双男人扭曲的手。消防车刺耳的鸣笛声越来越近。也就几秒钟的工夫，消防员就进入教堂内了。这意味着这次行动又失败了。

是的，他们几个人都在这里了。那个人急忙朝几个黑衣人跑过去，示意他们也跑到他那里。其中一个黑衣人继续向前跑，而其他人都都害怕了，在大火面前踟蹰不前，大火开始将他们包围起来。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火势蔓延得比他们预料的要快得多。那个坚持跑到祈祷室的人看来已经被火焰团团围住了。火就要将他吞噬了，他奋力扯掉遮着脸的斗篷。其他几个人试图靠近，但是都无能为力。大火控制了整个教堂，教堂的大门就要被消防员推开了。剩下的几个黑衣人接着跑到侧门那儿，那个男人正在门边瑟瑟发抖地等着他们呢。就在消防龙头的水冲入教堂的那一刻，他们逃了出去。那个被大火吞噬的黑衣人没来得及发出任何声响就一命呜呼了。

这几个逃亡者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个隐藏在讲道台的阴影处的人尽收眼底。他手持一把带消音器的手枪，没有任何行动。

当那几个黑衣人消失在侧门之后，他从讲道台上走下来，在消防队员赶到之前，偷偷沿着墙根溜走了。

马尔科·巴罗尼猛吸了口烟，香烟和火灾的烟雾一起在喉咙里缠绕着。消防队员刚把神坛右边角落的浓烟扑灭时，他已经跑出去透气了。

整个广场被胶带封锁起来了，缉私警拦住了那些好奇的闲人们，他们拼命想知道教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下午的这个时候，都灵像一锅沸粥，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耶稣的裹尸布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损坏。

马尔科要那些记者过来报道事情经过，好让人们能平静下来，告诉他们裹尸布没有遭受任何损坏。

他惟一没有告诉记者们的是：有人在火灾里丧命，但是至今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

又是一次火灾。火灾不断地骚扰着可怜的教堂。但是巴罗尼不相信这又是一次偶发事故，都灵的教堂发生了太多的偶发事件：抢劫和偷盗，他还清楚记得的有三次火灾了。其中的一次发生在二战之后，那次火灾后发现了两具被火烧焦的尸体。尸检判断这两具尸体都是大概二十五岁左右的人，还判断出死因除



火灾外，还曾被手枪射杀。最后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尸体都没有舌头。他们都通过手术把舌头割掉了。但是，为什么呢？是谁开的枪呢？最终也没有弄清楚尸体的身份。又是一个无法结案的案子。

信徒和公众舆论直到最近的一个世纪才知道裹尸布存放在教堂，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被存放在教堂里。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之前才免受了那么多劫难。

有着强大财力的国家银行为裹尸布的转移提供了援助。把东西放在国家银行里一方面是种能力的炫耀，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那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但是，尽管有着如此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裹尸布还是多次遭遇危险，并且遭遇过一些真正的危险。

1997年4月12日的火灾仍然叫人记忆犹新。那个清晨发生的火灾把艺术品部的同志弄得手忙脚乱的，这样一个清晨怎能让人轻易忘掉呢！

那个时候，马尔科已50岁，并且刚刚做完一个复杂的心脏手术。经过两次心肌梗死和一次生死攸关的手术，乔治·马尔切西，这个兼心脏病专家和小舅子的双重身份的人告诉他需要全身心投入治疗，或者去申请一个稍微平静一些的职位，做个小官僚，读读报纸就能打发时间，中午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在附近的酒吧喝杯咖啡。

但是他不顾老婆的反对，不管她怎么哭，他还是选择坚持自己的路。鲍拉坚决要他退休，并且恭维他说，他已经做到艺术品部的最高位置了，做到了一把手，可以说他的事业也已经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他完全应该全身心投入地享受一下生活了。但是他却不愿意这么做。他宁愿每天都去办公室，待在这个让他工作了一辈子，到头来他还得在这儿退休，变成个50岁的老废物的地方。但是，他放弃了艺术品部部长的头衔。在那个清晨，不顾鲍拉和乔治的抗议，他坚持要和同事一起去吃晚饭，并且喝得烂醉。这些同事都是在这二十年里每天都跟他在一起，每天都要共同奋战十四五个小时的人，他们一起追踪那些搞艺术品走私的黑帮团伙，查找仿制品，并且保护珍贵的意大利文化遗产。

他们是由警察——具体说应该是缉私警，与相当一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世纪的艺术专家、现代艺术专家和神学艺术专家等人组成的。他把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都献给了这项事业。

为了登上成就的颠峰，他也牺牲了很多东西。他的父亲在一家加油站工作，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他本来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他可以拿奖学金上大学，完成母亲的夙愿，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国家政府打工。他父亲的一位警察朋友经常在他那加油，于是他们认识了。他举荐马尔科到了缉私警队。他成了一个缉私警察，但是没有警察的头衔。所以他在参加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拼命学习，最后拿到了历史学的学士学位，并且跳到了艺术品部。这样一来，警察和历史学家的专业职能结合到了一起，慢慢地，通过努力和运气，他被提拔到了负责人的位置。他总算可以周游全国好好享受了！总算可以好好环游世界了！



在罗马大学里，他认识了鲍拉。她是学中世纪艺术的。他们是一见钟情，不久就结婚了。他们一起生活了25年，生育了两个孩子，应该说是很幸福的一对儿。

鲍拉在大学里教书，她从来也不抱怨他在家待的时间太少。只有一次两个人闹得不愉快，产生了分歧。那是1997年春天，他从都灵回家，告诉鲍拉说他不退休，要她别操心，他既不想出去旅游也根本不想当个什么小官僚。他的私人医生乔治觉得他简直疯了。惟一对此表示非常赞同，欢呼雀跃的就是那些追随他多年的弟兄们了。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报纸上的一篇报道，报纸上说，那起教堂大火并不是他声明的那样仅仅是意外事件，事实恰好相反。

那时，他正在调查都灵大教堂发生的另外一起火灾的案子。从他上次调查的盗窃案至今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了。那次是纯属碰巧抓到了小偷。但是事实上这个小偷什么也没有偷到，时间太紧，他没来得及偷到任何东西。当时一个教士正好从教堂旁边经过，发现了这个小偷，他被救火警报声吓得仓皇而逃，那个警报声可比教堂钟声响亮得多。小偷在前面跑，教士在后面追，还不停地大叫道：抓小偷啊！抓小偷！在两个不知名的年轻路人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奋力搏斗，小偷还是被抓住了。但是小偷的舌头已经被人割掉了，而且连手指也没有了，指根处留下了烧焦的疤痕。总之，这是一个没有国籍、没有名字的男人。现在他被关在都灵的监狱里，可是从他那里什么线索也得不到。

不，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切是巧合，他绝不仅仅就是个去都灵教堂行窃的小偷，不仅仅是一个没有舌头、没有手指，只有烧焦疤痕的男人。

裹尸布好像一直都在经受火灾的考验，它的身上背负着漫长的历史。要知道从它被萨伯娅家族得到的那天算起，这条亚麻布就已经逃脱过无数次的火光之灾了。1532年12月3日到4日的那个夜晚，萨伯娅先生正在祈祷室的圣器室里看管着裹尸布。突然，圣器室起火了，火焰直扑向圣布。而当时它就收藏在一个奥地利的玛格利塔女王送的银罐子里。

那个世纪之后的另一次火灾也差点殃及裹尸布。那次事故中，意外地出现了两个男人。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火中，尽管火势灼人，他们却一声都没吭。也许他们也是没有舌头的，不过这个答案看来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

自从1578年萨伯娅家族将圣布存放都灵大教堂后，各种意外事件就接连发生。从那之后的日子里，还没有哪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偷盗或者火灾之类的事。特别是最近这些年里，作案者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舌头。

“需要把尸体挪到停尸间吗？”

一个声音让他回到现实中来。

“头，红衣主教来了；他刚来，您知道他一直在罗马……他想跟您谈谈，看来他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惊。”

“我对这次火灾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座教堂的运气总是不好，离它上次遭



遇火灾不到六年，中间还发生过两次偷盗，这不，又是一起火灾。”

“我不得不抱怨，它还得接受又一次的改建，说是最后一次，但是这个大教堂已经屹立在这儿一百多年了，干什么还非要对它进行改建之类乱七八糟的工作啊。”

马尔科从一扇侧门走了进去，别人告诉他办公室就在那儿。三四个教士烦躁地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一个小办公室里，两个老女人共用一张桌子。她俩看起来很忙的样子，不停地指挥着其他人检查墙壁，收拾样品，进进出出地忙着。一个年轻的教士，大概三十岁左右，朝他走过来。他伸出手来，年轻教士很用力地握了握。

“我是伊维斯神父。”

“我是马尔科·巴罗尼。”

“嗯，我知道，跟我来吧。主教大人正等着您呢。”

教士推开了一扇沉重的门，通到另一个客厅。这是一间富有贵族气息实木装潢的办公室，挂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麦当娜的画像，耶稣像，还有最后的晚餐等等……餐桌上摆着一个锃亮的银质十字架。马尔科粗略估计一下这个十字架至少有三十年历史。红衣主教是个面容和善的人，此时却由于火灾一事看来有些情绪不佳。

“您请坐，巴罗尼先生。”

“谢谢，尊敬的主教大人。”

“跟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调查出了死者身份了吗？”

“我们还不是很确定，主教大人。到现在为止，所有证据证明是由于建筑中的某个线路短路引起了这场大火。”

“又是这样！”

“嗯，主教大人，嗯又是一次……但是，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想深入地调查一下。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我要从头到尾好好地把大教堂检查一下，努力不遗漏任何微小的线索。我们的人和我会继续与最近这几天和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在教堂出现过的人分别谈话。我希望能得到主教大人您的协助……”

“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你，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配合你，巴罗尼先生你尽管调查。发生的一切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不仅死了一个人，而且还损坏了无法修复的艺术珍品，火灾还差点殃及圣布；要是圣布出了什么差错，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主教大人，裹尸布……”

“巴罗尼，我知道你想说什么，C₁₄的分析已经说明那不可能是裹着耶稣身体的布料，但是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信徒来说，那块裹尸布就是不折不扣的圣布，并且教皇也承认了它的真实性；但是科学家现在仍然不能解释我们对于上帝这个形象的认识，而且……”

“请原谅，主教大人，我绝对无意怀疑圣布的宗教价值。我只是对于自己第

一次看到的圣布印象深刻，并且一直受到强烈的震撼。”

“那又怎么样呢？”

“我只是想请问您，在最后的这段时间，这几个月里面，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大家认为无足轻重，并没有引起重视的事情呢？”

“这个应该没有，的确没有啊。自从最后一次受到惊吓之后，那就是发生在两年前的神坛盗窃案之后，我们这里一直都很平静。”

“主教大人，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吧。”

“你到底想让我想出点什么来呢？我来到都灵之后，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在大教堂作日常弥撒。每个周末中午十二点作周末弥撒。我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今天我本来还待在梵蒂冈，听说发生火灾了才赶回来的。两周前，在教堂的改造工程开始之前，陆续有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到这里来朝拜圣布。其中有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其中有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他们在进行新的实验……”

“他们是些什么人？”

“他们啊，一大群教授，都是天主教徒。他们认为不管调查和 C_{14} 的分析结果如何，圣布就是真正的耶稣裹尸布。”

“他们其中难道就没有谁做了些什么，能引起您注意的吗？”

“没有，肯定没有。我曾在主教宫殿的办公室接待他们，我们谈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还请他们吃了些点心。他们向我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包括为什么不相信 C_{14} 的分析和其他一些东西。”

“其中没有哪个教授让您觉得很特别吗？”

“巴罗尼先生，你知道的，我接待研究裹尸布的学者已经不是一两年了，你也应该知道教皇一直都是公开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便利的。这些教授们都很和善，只有那个博拉尔德医生，看起来有些守旧，不像其他同事们那么多嘴，而且我们在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他会显得比较紧张一些。”

“为什么呢？”

“这是什么话啊，巴罗尼先生！博拉尔德教授可是位老科学家，他研究如何保存裹尸布已经有很多年了。难道你担心他会让他研究的这个圣物冒什么不必要的风险么？我认识他也有很多年了，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

“您还记得他在这里时的一些场景么？”

“那可就多了，我跟你说了，他的工作就是同教会合作研究如何保存裹尸布。像这次一样，每次只要有科学家来研究裹尸布，我通常都会叫他过来，要他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防裹尸布受损。此外，我们对所有的来访过的科学家都进行了登记，所有研究裹尸布的科学家的姓名都有记录，NASA（美国航天局）的那些人，还有那个俄罗斯人，叫什么来着？唉，记不住了……没事，反正所有那些有名的博士们，巴尔内特、希内克、檀普内里、锑特、戈内亚，还有……谁知道呢，我也

记不住。什么沃尔特·麦克科劳内，那是第一个坚持说圣布不是耶稣裹尸布的科学家，他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愿主保佑他！”

马尔科一直在想着这个博拉尔德教授。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再多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请您告诉我这位博拉尔德先生每次到访的日期，好吗？”

“好吧，好吧，不过这有什么意义呢。他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科学家，真不知道他同你要调查的东西能有什么关系……”

马尔科很理解红衣主教不会跟他本能地说出些什么，或者是心血来潮地告诉他些什么东西。纯粹因为一个人很沉默就对他产生怀疑，因而想多了解他，看来是有些愚蠢的。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向主教大人要一份名单，上面有最近几年所有研究裹尸布的科学家团体的名字和到访都灵的时间记录。

“那您需要从什么时候起的记录呢？”主教大人问道。

“如果可能的话，您给我最近二十年的吧。”

“天哪，您能告诉我，您到底想找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主教大人，真的，我也不知道。”

“您应该理解，我需要一个确切的解释：大教堂遭受的这起火灾到底跟裹尸布，还有同那些研究裹尸布的科学家有什么关系呢。您已经研究多年，并且认为大教堂的事故完全是因为裹尸布的关系。亲爱的马尔科，我本人一直也相信这一点。但是，到底是谁想毁掉裹尸布呢？为什么呢？看看这么多次的盗窃，您也知道教堂的每块砖、每片瓦都是价值连城的。这帮放肆之徒对上帝的圣屋简直毫无尊敬可言。但要是些不幸的穷人试图偷盗，那他们是为生活所迫，我还要为他们不断祷告祈求宽恕。”

“您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些让我们关注的案件跟那些无舌无手指的男人纠缠在一起是很不寻常的。我还是希望您能给我提供名单，我这也是例行惯例，谨慎行事罢了。”

“嗯，这事的确是很不寻常，教会对此也很担心。我也多次去看过两年前想在教堂偷盗的那个可怜人。好吧，谨慎一点也是很必要的。那个哑巴在我面前表现得无动于衷，好像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样。那这样吧，我就跟我的助手，就是刚才陪着你的年轻教士交代一下，让他去找那些文件，并且尽快给你。这个伊维斯神父做事很有效率，从我的上任助手去世之后，他跟我一起工作已经有七个月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出现让我轻松了许多。他很聪明，谨慎，虔诚而且会说很多种语言……”

“他是法国人么？”

“是的，法国人，但是事实上他的意大利语说得也非常棒。他还会说英语，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阿拉米语等等……”

“主教大人，他是谁向您推荐的啊？”

“我的一个好朋友，继任国务卿的助手，奥布里主教阁下，他是个很厉害



的人。”

马尔科认为在教会里他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很特别，其中为梵蒂冈工作的那些人尤甚。但是他还是保持沉默，他想多了解一些，听起来这个人好像很不错，比他预想的更为精明和聪慧，并且他还精于外交。他就听这位主教娓娓道来吧。

主教拿起电话，要伊维斯神父进来。伊维斯神父很快就赶了过来。

“请进，神父，请进。你已经见过巴罗尼先生了。他想要我们帮他准备一份近二十年来所有到访过我们这里对裹尸布进行研究的团队的名单。那你现在就着手准备一下吧，因为我们亲爱的马尔科先生现在就需要。”

伊维斯神父在发问之前打量了一下马尔科·巴罗尼。

“抱歉，巴罗尼先生，您能告诉我您到底想找什么吗？”

“伊维斯神父，巴罗尼先生自己也不清楚他想要找什么，问题是他想知道在最近二十年谁同裹尸布有着联系，我们可以为他提供一些帮助。”

“这是当然，主教先生，我会尽快把这个名单给他，尽管在现在这个麻烦的状况下腾出时间来整理文档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您也知道我们的信息也不是很完全。”

“别担心，神父，”巴罗尼说道，“我可以等一段时间，但是您最好能尽快把这个东西给我。”

“主教大人，我能问问这个火灾同裹尸布难道有什么关系么？”

“哎，伊维斯神父，我也一直在问巴罗尼先生，为什么每次我们一出现什么灾难，他总是坚持认为都是裹尸布闹出来的问题。”

“我的天哪，裹尸布！”

巴罗尼观察着伊维斯神父。他看起来不像个教士，或者说至少和他认识的那些教士看起来不太一样。他住在罗马，这也意味着他认识很多人。

伊维斯神父个子高高的，长相俊朗而且健壮；他肯定进行过某种体育训练。此外，他气色没有一点那种苍白，那种由于贞节和良好饮食导致的神父们特有的苍白。要不是穿着教士服，他看起来跟那些为了保持外形而专门花时间进行锻炼的行政官员没什么两样。

“是的，神父，”主教大人说道，“幸好我们神明的上帝保佑，我们的裹尸布还没有受过任何的损害。”

“我只是不希望调查教堂一直以来发生的这么多案件中漏掉任何细节。伊维斯神父，这是我的名片，我给您写上我的手机号码，您一旦弄好了我要的那个名单请马上通知我。还有，如果您发现了任何您觉得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的事情，也请立刻同我联系。”

“放心，巴罗尼先生，我一定会的。”

手机响了，马尔科马上过去接。法医很认真地告诉他：那个在教堂被烧死的人大概有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大概 1.75 米，偏瘦。没有舌头。



“您肯定么，医生？”

“尽管他已经被烧成了炭，我也完全肯定。尸体的确没有舌头，这也绝不是因为大火而造成的，他一定是被人把舌头割掉了，你别问我什么时候，因为根据尸体的情况实在很难对此做出判断。”

“医生，还有其他的什么情况么？”

“我会给你寄去完整的报告。你跟我说过嘛，我就抢在一切之前首先给你打电话了。”

“我要马上过去见您，没问题吧？”

“完全没有问题。我一直都在这儿呢，随时欢迎。”

“马尔科，你怎么了？”

“没事。”

“得了吧，头，我了解你，看来你心情不好啊。”

“你看，鸠瑟贝，是有点事情让我很困扰，但是，我自己并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你很吃惊我们竟然又发现了一个哑巴。我已经叫米内尔娃在她电脑里好好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专门割人的舌头而且偷盗的帮派。我知道这不太明智，但是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找线索，而且米内尔娃是个因特网搜索天才。”

“行啊，现在你跟我讲讲你们都查到了些什么。”

“首先，没有任何东西失窃。没有人盗窃。安东尼奥和索菲娅都肯定没有丢任何东西：字画、烛台、雕刻……总之，教堂内的值钱的宝贝都还在，尽管有些因为火灾受了点损坏。大火烧毁了右边的讲道台、信徒们的长凳，18世纪的圣母像雕塑也被烧成了灰烬。

“这些都要写进报告里。”

“是的，头，但是报告他们还没有完成。皮耶德罗还没有从教堂回来。他去调查在新装电路设备那儿工作的操作员了，因为看来大火是因短路而起的。”

“又是短路！”

“是的，又一起因为短路引起的事件，就像1997年的那次。皮耶德罗已经同负责工程的人谈了一下，并且要米内尔娃在电脑里再查查所有关于这个公司老板的资料，再顺便查查关于那些施工者的资料。其中一些工人是移民，所以我们获取资料比较困难。我和皮耶德罗还询问了所有在主教驻地的人员。发生火灾的时候，教堂里没有任何人。下午3点钟，教堂通常都关着门，连施工的工人都不在那儿工作，因为这是休息时间。”

“我们看到的尸体是孤零零的，他就没有同伙么？”

“不知道，也许有吧。一个人在都灵教堂准备并实施单独的盗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肯定需要帮手。但是我们仍然对此不肯定。”

“但是，他就是一个人啊，他的同伙会跑到哪儿去呢？”

马尔科一直保持沉默。他胃里一阵阵的难受就是他不安的征兆。鲍拉说，他都对裹尸布着迷了，不过这种着迷也许有一定道理：这些没有舌头的人实在是太让人费解了。他肯定自己在什么地方疏漏了一些东西，如果他找到了这个疏漏，也许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打算去都灵监狱看看哑巴。红衣主教跟他讲过的一些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主教去看望这个哑巴的时候，他似乎很无动于衷，好像听不懂主教说的话。这也许是一条线索，可能那个哑巴根本就不是意大利人，自然他就听不懂主教说的话。两年前，他曾让那些警察对哑巴进行过检查，但是他没有舌头，提问任何事情，他都绝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反应。对，一定要去监狱看看。因为那个哑巴是惟一的一条线索了。唉，自己可真笨，怎么一直把他给忘了呢。

他一边点起一根雪茄，一边决定打个电话给约翰·巴里，他是美国使馆的文化专员。实际上，像几乎所有使馆的文化专员一样，约翰就是秘密情报人员。各国政府也想不出什么新鲜的办法来给他们在国外的这些机构更好的掩护。

尽管是给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评估部工作，约翰还算是个好人。他并不参与到他们的情报工作的行动中，只是替他们分析情报，进行翻译加工，然后传送给华盛顿。他和马尔科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而且这种友谊因为工作的关系历久弥坚。很多黑手党盗窃艺术品就是为了要阻止那些美国的富翁们不断交易。一部分美国富翁一旦看上了某件艺术品，另外的一些人就会为了虚荣，当然也有纯粹是为了做生意的，毫无顾忌地去得到那些偷来的宝贝。有时候，盗窃其实也是他们指定而为了的。

约翰不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也不是个典型的中情局工作者形象。他五十来岁，跟马尔科差不多，他热爱欧洲。他在哈佛大学念的艺术史专业。他同丽莎，一位迷人的英国人类学家结了婚。她并不漂亮，说实话，但是非常有活力，能够将热情传染给每个人，最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她很吸引人。她也是鲍拉的朋友。所以他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甚至一同在卡布里度过了一个周末。

就是啊，一回罗马就要给约翰打个电话。嗯，还要给圣地亚哥·希梅内斯打电话，他是欧洲警署在意大利的代表，一个做事高效、和蔼可亲的西班牙人，马尔科和他的关系一直都不错。邀请他们一起来吃中饭。也许，他想到，他们能帮助他一起寻找他自己还不很清楚要寻找的东西。

第 三 章

赫萨尔远眺着耶路撒冷的围墙。清晨的阳光和沙漠中的沙子还有碎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团巨大的金色，刺得人眼晕。

带着四个随从，赫萨尔向大马士革的大门走去。这个时候，附近地区的农民开始进城，车马队开始出外找盐。

一队罗马士兵，步行在城墙周围巡逻。

他非常想见耶稣。因为耶稣充满了非凡的品格：强大，慈爱，坚强和宽容。

他坚信耶稣，坚信他是上帝之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耶稣所做的那些神奇的事，而且还因为，耶稣的眼睛让人感觉能穿透心灵，读懂你的内心，哪怕那些隐藏最深的想法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但是就是这样，耶稣也不会让你觉得耻辱，因为他的眼睛充满了解理解和宽容。

赫萨尔爱着他的国王，阿布伽罗，因为国王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兄弟一样对待。国王给了他地位、财富，但是耶稣不接受阿布伽罗的邀请去艾德沙。赫萨尔自告奋勇地在国王面前请缨，希望国王答应他回到耶路撒冷并继续去纳赛内罗。他已经准备好放弃他的府第、财富和福利。他要追随耶稣并且根据耶稣的教诲去生活。是的，他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赫萨尔向萨缪尔家走去，在那里只用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睡觉，还可以照料马匹。刚一安顿好，赫萨尔就要去打听耶稣的消息。他要去马尔科斯或者卢卡斯家，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耶稣。要说服耶稣去艾德沙是很困难的，但是赫萨尔坚持对纳赛内罗人说此次的旅行不会耽搁很久，只要国王的病一治好，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当然如果他着急回家不想多留些日子的话。

赫萨尔去萨缪尔家的途中要路过马尔科斯家，于是他从一个瘸腿人那儿买了两三个苹果，并向他打听最近耶路撒冷的一些消息。

“外乡人，你想我告诉你什么？每天都一样，太阳早上升起，为了晚上落下。那些罗马人……对了，你不是罗马人吧？不不，你看起来长得不像，说话的腔调和他们也不一样。那些罗马人提高了我们的赋税，为了炫耀皇帝的荣耀。所以皮拉托斯害怕有人叛乱，竭力讨好神庙里的教士。”

“关于耶稣，那个纳赛内罗人，你知道些什么呢？”

“啊？你也想了解他，你该不是个探子吧？”

“不是的，你看，我真不是个密探，我只是个过路人，听说了一些纳赛内罗人的轶事。”



“要是你生病了，他就能治好你，很多人都这么肯定地说，说他动动指头就能让人痊愈。”

“你难道不相信么？”

“先生，我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作我那苹果园，然后卖我的苹果。我要养活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我遵守所有的戒律，就想做个好犹太人，我也信仰上帝。大家都说纳赛内罗人是个救世主，我不知道，对此我无法说是或者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外乡人，教士们不喜欢他，罗马人也不喜欢他。因为耶稣不惧怕他们的权势，挑战了他们的权威。一个人如果既要对付罗马人，又要对付教士的话，他肯定没什么好下场。耶稣的下场肯定很糟。”

“你知道耶稣现在在哪儿么？”

“他总是和他的门徒到处游历，但是大多数时间是在沙漠里度过的。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去问问站在那个街角的挑水夫。他是耶稣的一个追随者，原来是个哑巴，现在能说话了，是耶稣治好了他。”

赫萨尔漫无目的地在城里走着，碰巧到了马尔科斯家。他告诉了赫萨尔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在南边城墙边，他正在为一群人祷告呢。

赫萨尔立马起身去找他。纳赛内罗人，一袭简单的长衫，正用他那坚定但又温和的声音向他的追随者们布道。

赫萨尔感到了耶稣的目光注意到了他。耶稣看到他了，向他微笑着并示意请他过去。

耶稣拥抱了他并要他坐在他的身边。胡安，门徒里最年轻的一位，起身让开，为了能让赫萨尔靠在耶稣旁边坐下。

就这样一上午就过去了，正当午时太阳高照的时候，犹太，耶稣的又一个门徒给所有在场的人分发面包，无花果和水。大家安静平和地吃着。然后，耶稣起身准备离开。

“先生，”赫萨尔小声说道，“我给您带来了一项我们艾德沙国王，阿布伽罗的使命。”

“亲爱的赫萨尔先生，阿布伽罗想得到什么呢？”

“先生，他生病了，希望您能帮助他。同时我也求您能救救他，他是个好人，一个好国王，他的臣民都知道他是个公正的人。艾德沙是个很小的国家，但为了治病，阿布伽罗愿意同您共同拥有这个王国。”

耶稣边走着边把手搭在赫萨尔的手臂上。赫萨尔顿时感到无比的神圣，因为他跟这个男人靠得那么近，他完完全全相信他就是上帝之子。

“我看看信，然后给你的国王答复。”

那天晚上，赫萨尔同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们一起共进晚餐。门徒们听说教士对他们的仇视愈演愈烈都觉得很不安。玛丽亚·马戈达雷娜在市场上听说教士

